

THE MOUNT
& SNOW

瑞雪江山图



作品
碎磬



继《千军破，卿倚国》之后
又一部架空古风官斗言情
晋江网连载深情终篇 你是否招架

曾有四个男子为她付出一切。
一个被逼退无可退，
一个因她披甲上阵，
一个洞悉一切又鼎力相助，
一个为她失了本心，丢了性命。
这款款深情，
终究湮没在醉人的江山图下。

晋江网
人气作者
随书附赠
精美书签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瑞雪江山图



作品 碎磬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瑞雪江山图 / 碎磬著. —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6.11

ISBN 978-7-114-13442-5

I. ①瑞… II. ①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5946号

Ruixuejiangshantu

书 名: 瑞雪江山图

著 作 者: 碎 磬

监 制: 邵 江

责任编辑: 刘楚馨

特约编辑: 童 亮

文字编辑: 张家奇

营 销: 吴 迪 刘 君

出版发行: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100011)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3号

网 址: <http://www.ccpres.com.cn>

销售电话: (010) 59757973

总 经 销: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16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4-13442-5

定 价: 35.00元

(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的图书由本公司负责调换)



目录

之前

心上雪

〇〇一



第一章

颊边笑

〇〇九

第二章

额心钿

〇二〇

第三章

腕旁剑

〇三六

第四章

眸底波

〇五五

第五章

指尖蝶

〇七二

第六章

眉间痕

〇九〇

第七章

骨中寒

一〇八

第八章

鬓角苍

一三七

第九章

眼尾光

一六四

第十章

背后箭

二〇四

第十一章

颈前刃

二四四

第十二章

唇畔血

二七〇

第十三章

掌下雨

三〇六

第十四章

身外世

三三六



之前

心上雪



蝶恋花

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

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宫里的冬日格外冷，但仍有人愿冒着寒冷，许是因为自己所在之处比这冬日还要冷吧，所以菁妃和如妃坐在窗边，赏着鹅毛大雪。

“菁楠，你喜欢雪啊，我还是比较喜欢云。”如妃仰头望着灰蒙蒙的天。

“雪本来就在那高高的云端，高处不胜寒，落下来又被吹散，生于寒冷，死于温暖。”菁妃眼中含着悲凉。“两位爱妃真有雅兴。”身后传来了皇上的声音。“参见皇上。”她们连忙站起福身行礼。“坐。”皇上按如妃坐下，并坐在她身边。“臣妾想到宫里还有事情，就先告退了。”菁妃看着皇上与如妃握在一起的手，回宫了。“如韵到底什么地方比我好，为什么皇上总是偏爱于她？”菁妃抚摸着一把短剑，上面刻着“菁楠”，出自于皇上之手。“他，当真爱我吗？”

菁妃之貌倾国，富家子弟多仰慕，她被选入宫，便有人说只有莫菁楠才配得上皇上，也只有皇上才配得上莫菁楠。她永远都忘不了，她的豆蔻之年，曾在丁香花丛中一舞，舞毕回眸时，眼波流转，眼中只有那同她一样怔怔望着彼此的少年。那个少年是不起眼的一个皇子，她却觉得，他是世间最璀璨的明珠。少年送了她一把短剑，于剑上刻上了她的名。从此以后，她心中再容不下第二人。

所以一朝选秀，她甘愿将自己锁在这华丽的牢笼中。而今，菁妃莫菁楠、如妃如韵，二人母家在朝中官位不低，且都是武臣。

梦妃陆梦姿色虽不出众，但凭着傲人的家世被选为妃。皇上想让菁妃、如妃与梦妃在后宫抗衡，莫家、如家与陆家在朝政上抗衡。皇后是皇上的表妹，自小多病，为皇上生下大皇子、二公主和三皇子，至于四皇子，是已故的善妃所出。

“皇后娘娘病重，姐姐有孕在身，往后这后宫谁说了算，还真是一眼就看得出来。”菁妃双手为梦妃奉上羹汤。“妹妹说笑了。”梦妃虽这么说，脸上却是笑意满满。那时，菁妃只想着借机向梦妃示好，一举铲除如妃，殊不知，纵她玲珑心思，也不能将后宫形势看透。皇后时日无多，菁妃时常照料于床前，关爱嫡子，一派贤妃风范。其实，她是有居心的，她只是想趁皇上来看皇后的时候，对她说一句“辛苦”，然后她再识趣地退下，假装看不到皇上从未有过对她的关心。

“臣妾听说皇上近日寝食难安，特地做了燕窝羹。”菁妃一人端着托盘，走进皇上的寝宫麝华殿。“原来菁儿还想着朕。”皇上揉揉额头，还不到三十的人眼中已有风霜了。“臣妾喂您吧。”菁妃看着心痛。“也好。”皇上笑道。于是菁妃青葱般的手指捏起白瓷调羹，舀了一调羹洁白的粥，用樱桃小口吹尽热气，眼波流转，送粥于皇上口中，轻轻笑了。皇上忍不住摸了摸她的脸蛋。在她记忆里，皇上甚少这般亲昵待她。这夜，她待寝。皇后病危，所有的太医都去了，所有的嫔妃都跪在栖凤殿。

菁妃看到如妃的眼睛暗了下去，也看到梦妃的嘴角扬了上去。至于皇后的手摔在床上，皇上大声呼唤皇后闺名的时候，她突然希望，那个躺在床上、再无法睁眼的人是自己。她想知道，若躺在床上的那个人是她，皇上将会是怎样的反应，会不会如今日般痛苦，会不会有一丝不舍，还是，根本就忘了，还有一个她。皇后的谥号“景懿”，由皇上亲拟。

所谓“景”，乃岁月之意；所谓“懿”，多指女子美好。果真了，帝后青梅竹马，总角之爱，在一起的岁月，都是这个美好的女子相伴，这个女子，也该有这么美、这么深情的谥号。菁妃有时候会好奇，若她一日离世，会不会有这么美的谥号。她不知道，有一日，她会有一谥号“景念”，也许没有那么大气，但正因如此，才更显柔情。之后，皇上一直都郁郁寡欢。如妃为了宽慰皇上，邀皇上和菁妃在她的濯云殿用膳。

一阵恶心的感觉，菁妃转身用手帕掩住口部，她惊喜地看到皇上紧张地传太

医。她有喜了，皇上开心得异常，赏了不知多少宝物。看着这些冰冷器物，菁妃似是明白了，皇上为之高兴的，不在于她，在于她的肚子，换做有喜的是旁人，也是一样的。果然，半年后，梦妃生下了五皇子，皇上只是赏了些东西，并没有太高兴，也没有封后。菁妃本来应该高兴的，因为后位一直悬空，她自己也有身孕，就等于有了争夺的资本，但她，真的无心去争权位，她想争的，是这个男子的心，但他的心，她是看不懂的。她甚至在想，皇上并不喜欢梦妃，所以就算梦妃生了皇子，皇上也不在乎。也许皇上也不喜欢自己，所以自己就是有身孕，也得不到皇上的青睐。

反而是濯云殿，似有些坐收渔利之感。两个月后，菁妃诞下六皇子，人人都说这孩子跟三皇子一样，长得像极了皇上，只是三皇子年长，面容有些坚毅，六皇子还小，面容略显娇嫩。皇上也这么说。她觉得，她终于能入他的眼了。

三

“多谢你，菁楠，你都为人母了，还愿意为我跳舞。”濯云殿，如妃帮菁妃将裙带系好。“你喜欢看我舞，我跳给你看便是。再说，你我姐妹多年，我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孩子。”菁妃将一双柔荑放在如妃肩上，一派深情，“你哥哥喜得贵子，你当了姑姑，我该替你高兴才是。孩子可取名字了？”

“焚蝶，唤作如焚蝶。”菁妃“咦”了一声，“这名字倒稀奇。”“因我嫂嫂酷爱蝶，每逢秋至，蝶不复存，她便收了蝶的尸体焚掉，将灰埋于土中，以求超度，我嫂嫂难产而死，哥哥为纪念，故给这孩子取名‘焚蝶’。”

菁妃听了这话，没再说什么，也没有再装着安慰的样子，而是收了落在如妃肩上的柔荑，因为心底浮起的寒意。玲珑心思一转，菁妃就将心中的寒意压了下去，左手一扬，示意曲子开始，右手染了桃花汁的食指一点如妃的额头，颇含打趣的意味，嘴角漾开一个美丽的弧度。

一曲《招蝶》，她亲自编的曲，自然是余音绕梁；一舞《招蝶》，她亲自排的舞，自然是袅娜娉婷。如此临仙美景，只献于这一人，当年是，今日也是，高傲如卿，不敢妄君心，但求君一眼。濯云殿殿门静静伫立的君王，你可明白？曲终。“九天神女，不过如此。”那位君王道。两妃一起行礼。皇上却是伸手扶起了如妃，“菁儿倾国倾城，朕改日要好好欣赏。”“谢皇上。”菁妃笑着，退了出去。

她眼中泪水太多，所以看不清眼前的一切，看不清皇上的眼神，所以，她错过了帝王难得的一份真情。也是她走得太快，太不想去听别人的甜言蜜语，所以不曾看到皇上注视她背影的神情。

丁香落了霜，看花之人，心中应是落泪的。皆是二人入情太深，没有发现，梦妃的心腹已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莫府。莫家长辈早故，仅剩笋楠菁楠两兄妹，菁妃已入宫，笋楠未娶，一人支撑朝中府中。“菁儿，当真要这样做吗？”玉指从白瓷杯沿上划几个圈，才轻拈起来，樱唇轻触清茶，展一个魅笑，“哥哥，菁儿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若没有十分的把握，我怎会动手。当初如韵不愿入宫，如家却不管不顾将她送入宫中，我见她态度不对，便留了心。果真，如家谋反之心已定，如韵不过是个内应罢了。哥哥不妨先与如家联手，时机一到就揭发，你立了大功，我也能得皇上青眼。”

“这样，会牵连到如妃吧。”菁妃晃着茶杯，垂着眼帘，但羽睫下的魅惑显然变成了冷酷与不耐，“哥哥以为，若如家得势，她就能活吗？且放下不忠不义的大道理，且放下后宫女眷、放下你的妹妹，就如韵那个性子，你觉得她能苟活吗？”

“可是……”菁妃丢了茶杯，倏地起身，抓住莫笋楠的衣襟，“你以为皇上是那么好糊弄的吗？如家的那点心思，我都看得出来，皇上能看不出？倒不如你做功臣，我做宠妃，说不定还能救如韵一条命！”

半年后，如家叛乱，举家被囚。是夜，浣雪宫。“菁儿，你以为，朕是否该诛如家九族？”“臣妾不知。”菁妃下意识地将手覆在自己隆起的小腹上，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她不想让腹中的孩子听到这样的话。皇上走到她面前，将手覆在菁妃的手上，“不知是不是因你有孕的关系，朕突然不想赶尽杀绝。”菁妃没有去看皇上，而是看向了窗外。

“仿佛，如家还有个跟兴儿差不多大的男孩。”菁妃想起皇上最近要给六皇子办周岁宴，腹中孩子也快七个月了，“那便留下吧。”她突然很想为孩子们积德。

“如妃呢？”听到皇上终于问出这句，薈妃很想笑，什么因为自己有孕不想赶尽杀绝，其实就是想留住如妃一条命吧。

此刻，薈妃连姐妹情深都不想再装了，而是扯出一个微笑，后退一步，离开了皇上手掌的温度，走到窗边，“皇上心下有数，臣妾不敢置喙，也不想让腹中孩儿听到这样心惊胆战的事，请皇上恕罪。”

更漏一直在响，皇上在浣雪宫的床上，一夜无眠。薈妃却是立于窗边，心凉如水。第二日，面对皇上，如妃只求饶过腹中之子。太医确认，是喜脉。听到这个消息，薈妃只点了点头，并未多说一句。

四

仅七个多月，薈妃临盆，四个多时辰才生下来，女医和宫女手忙脚乱，七公主诞生。七公主诞生的那一刻，连续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停了下来，东方的天空布满了朝霞，西方的天空挂了一道彩虹。

守在殿外的皇上差点喜极而泣，就要往寝殿里闯。“皇上！”方太医拦住了他，“娘娘恐怕，过不了这个时辰了。”大喜之后的皇上，差点站不住。等了这么久，听着薈妃受了这么多苦，看着下人们手忙脚乱了这么久，提心吊胆之后，他才明白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他决定了，他要告诉她，他并不是偏宠如妃，而是为了放松如家的警惕，他也不是不爱她，而是怕把她推到风口浪尖上。可是，再没有机会了，他没有机会将她护在身后了。

“薈儿知道吗？”“娘娘应该是知道的，否则不会在最后，哭求臣保住公主。”皇上觉得，自己第一次这么无力。“皇上。”近侍小心地道，“有个道士求见。”“什么道士，这个时候见什么道士！”见龙颜大怒，近侍连忙跪下，“奴才也这么想，但那道士说他知道小公主的命数，奴才想，这个时候宫门侍卫都不知道娘娘诞下的是位小公主，那道士敢这么说，想来是真有点本事。”“去浣雪

宫寝殿！”皇上最终道。

浣雪宫寝殿内，菁妃抱这个熟睡的女婴，眼中充满怜爱。“孩子，你会原谅母妃的自私，是吗？母妃只是想，只有母妃走了，只你们留下，你们父皇才会永远记得母妃。母妃这一辈子的心力都费在爱上了，你会帮我留住他的心，对吗？”放下小公主，菁妃换了套浅紫色的衣服，绣着梅花的紫色绣花鞋将一双玉足衬得更白了，发轻轻绾成一个蝴蝶髻，配只镶珍珠的银簪，长长的睫毛上泪珠还未消尽，不涂腮红，整张脸透着病态，却更惹人怜爱。她当年，就是这样的着装，初遇郎君。

浣雪宫偏殿里，皇上打量着那个道士，“何事？”“这个女孩她生来就是公主，有朝一日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皇后，还将以太后之礼下葬。”道士不紧不慢地说，“你说什么？”皇上攥紧了拳头。道士又重复了一遍。“拉出去给朕斩了！”皇上大怒，去了浣雪宫寝殿。当他失魂落魄回来的时候，他会注意到，有一只信鸽，落在书案上，带来的信，出自他很信任的一个人的手，信的内容，与道士说的一模一样。

“皇上，您看我们的女儿，像不像臣妾？”菁妃侧卧在床上，用苍白的手指描摹着这个熟睡婴儿脸的轮廓。“朕已经让人把兴儿抱来了。”“不，臣妾一直都想为皇上生一个女儿，长得像臣妾的女儿，这样在皇上疼爱她时，臣妾就会以为是皇上在疼爱臣妾，哪怕是这样一个错觉，臣妾也求之不得。”菁妃温柔地笑着，“您说，她像不像臣妾啊？”“像，一模一样。”菁妃却“噗”地笑了出来，全然不像是个将死之人，“还这么小，哪里看得出来啊，臣妾再问一遍，她像不像臣妾啊？”“像，与菁儿一模一样呢。”皇上依旧这样答。

菁妃却无法像刚才那样笑了，“皇上，您是第一次，这样哄臣妾呢。”“那朕以后天天这样哄你，这般逗我们的女儿，好吗？”皇上望着怀中的美人，第一次感到，这个皇宫有一点家的味道。“好啊，不过菁儿累了，想睡一觉了，睡之前，皇上能不能答应菁儿，好好照看咱们的女儿，给她您送菁儿的短剑，教她菁儿的舞，让她记着，她有个母妃，希望她能替她的母妃爱她的父皇，也希望，她能得到她父皇的爱，但是不要让她因为失了母妃而悲伤。”

“朕答应你，只要你不睡，朕就答应你。”皇上抱着怀中的女子，除了皇位，他第一次这样迫切地想留住一样东西。“菁儿很累了，很想睡了，皇上回答菁儿一个问题，菁儿就不睡，好吗？”她的手指从婴儿的脸上移到皇上袖口，握住了皇上

的手，“皇上，菁儿爱了你一辈子，你有没有那么一次，爱过我？”

皇上也同样握着菁妃的手，只是他没有机会说出“我爱过”这三个字，那个貌美的女子，也再无机会知道，当她穿浅紫薄纱裙舞于丁香花丛中时，皇上心中便有“风吹仙袂飘飘举”之感了。

只是，皇上不想被人认为是好色之徒，也不想让世人认为她狐媚惑主，所以皇上从未表现过对她的爱意。皇上有自己以为的更重要的事要做，不想把她推到风口上。但是，爱过，只有自己知道，就像皇上说女婴像菁妃并不是信口开河一样，是因为在为数不多的同枕而眠的夜晚，他也曾是这样描摹她脸部的轮廓，她们，真的是一模一样啊！

窗外，竟然下雪了，在这曾经温暖的春日里。襁褓中的女婴睁开了眼睛，向皇上明媚地一笑。皇上突然想丢掉这个为了她的出生而使菁妃失了性命的孩子，想丢掉这些在浣雪宫里假哭的宫人，仿佛菁妃还在莫府的丁香花丛中起舞，未曾入宫，未曾离世，自己也未曾送她那样一柄刻着“菁楠”的短剑一般，岁月静好，佳人犹在。

五

半年后，如妃诞下八公主，后自缢于濯云殿。

梦妃被立为皇后。深夜，浣雪宫，七公主呆呆地望着面前的皇上，没有任何表情。

“菁儿，寂静之夜，你又喜雪，这孩子，便唤作‘寂雪’吧，为表示姐妹，老八，便唤作‘寞云’吧。”

此深秋之夜，有君王，亲自找出一美人相，挂在置忧阁内。

颊边笑



蝶恋花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本公主欧阳寂雪，乃璐麝之七公主。今日是天佑十八年二月初一，我十岁生日。本应有个寿宴的，但因六哥重病多日，我也没心思办个家宴，父皇最心疼我，知我心意，便命兄姊们来浣雪宫看我与六哥。

今日是我的生辰，亦是母妃忌辰，父皇却从不因母妃而怪我，也不于今日拜祭，总是或早或晚携了我去，让我在这一日好好过生辰。我虽不必去祭拜母妃，但一大早，还是要去栖凤殿给陆梦请安。今日陆梦梳妆得久了些，我在她寝殿外候得久了些，闲着无事，便赏了赏栖凤殿的花。北方天寒，御花园里的桃花还未开，栖凤殿里的迎春却已是繁华，入目一片金黄。

我徐徐走着，于墙角不起眼处，竟有一盆形似陀螺的红花，花朵极小，还隐于叶下，若不细看，是极难找到。“七公主，果真雅兴啊。”不知何时，寝殿的门开了，那凤钗华裳的妇人竟到了殿门口。要知道，她平日都是端坐于凤座上等我请安的，今日我倒有些受宠若惊。说这话时，她面带微笑，眼中却是冷淡至极。

这十年，我看惯了她人前人后对我和六哥及寞云的这份态度，便也是装作一派恭顺，行礼问安。听她不冷不热地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我方再次行礼逃回浣雪宫。却不想，炉上的药快煎好了。心里埋怨几句陆梦，便端了药到园中，给那躺椅上的人。

“该喝药了。”我在躺椅后面，捏了下六哥的耳朵，“这桂树立了百年，可不是六哥你看几眼就能在春日里开了花的。”六哥闻言忍俊不禁，苍白的面上目光璀璨，“皇后可有为难你？”他接了药。

我知我今日回来得晚，让他担心了，“没有啊，就是她梳妆的时间有些久，我多等了会儿而已。”“那便好，都怪我病的不是时候，往年都是我陪你去，今年只得你自己去。”我嘟起嘴，“那你还不喝药。”我看着这个只长我一岁的亲生哥哥，他才十一岁，便不得不去想这么多事。

六哥一阵剧烈的咳嗽，药碗都拿不住了，我忙去顺他的气，药汁洒了我一裙

子。“对不起，寂雪，污了你的裙子了。”六哥止了咳嗽，对我道。“六弟啊，你这么说可伤了寂雪的心，只一条裙子，她怎会在乎呢。”三哥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这便是欧阳晨昭，璐麝三皇子，封楚王，亦是对我最好的三哥。

我刚想回头糯糯唤他一声“三哥”，却不想就有一只手覆到我头上，使劲揉了揉。三哥的声音又响起，“她去太医院监督着，煎了药，又巴巴地送来，六弟啊，你可不能辜负她的一番苦心啊。”我回过头捏他的手臂，不顾头发被他揉成一窝草。“哎呀，正好正好，把我给你的这份寿礼换上吧。”三哥把英俊的像父皇的眸子笑成了一条缝。

我方注意到他左手抱着一只盒子。“不得不说，我与三哥还真是默契啊。”六哥也笑道。我夺了三哥的盒子，也不道谢，径直向寝殿走着，口中还嘟囔着“都欺负我”。

这一嘟囔不要紧，就听见宫门口有个女声叫着“抱着什么好东西”。我一惊，知是寞云来了，生怕这样子被她笑话，忙向寝殿跑，寞云也不理会园里的三哥和六哥，一路喊着“寂雪”，追了进来。我们二人一进寝殿，她看到我的样子，把手中送我的寿礼一丢，大笑起来。我去拧她耳朵，她笑着躲，一时玩闹起来。

“多亏我进来看看了，我若不进来，你们这俩小妮子说不定要玩到什么时候呢。”二姐从寝殿门口进来。我看看寞云，她还好些，只是钗环有些松脱，我又看看铜镜里的我，一时无语，竟是发髻散乱，更别提掉了一地的发饰了，被药汁弄污的衣裳皱得不成样子。

我吐了吐舌头。二姐也是忍俊不禁，将我的脏衣服脱了，取了盒里三哥送的新衣给我换上。“还是晨儿最有心，年年都送你这样精致的礼物。”二姐叹道。我看着铜镜里那粉色的洒金百蝶穿花裙，羞涩地低了头，没有开口。

“不过还好，我送你的这对双蝶金累丝步摇也有了用武之地。”二姐说着，绾了一个蝴蝶髻，将步摇配上。这便是我的二姐欧阳潇雨，虽比大哥小了两岁，却比大哥更有皇室风范，我一度认为，她是身份最尊贵的公主，就连她所居的涤雨苑，也是气派非常。我从未想过，有一日，我会代替她，被称为整个璐麝最尊贵的公主。“谢谢二姐。”“谢什么啊。多亏阑儿挑寿礼前与我商量一下，又得知你在梳头，便让我把这对金蝶坠子送你。”二姐说着，又帮我耳坠戴上。

“四哥都来了？”我想站起，却被二姐按下。四哥阍昭虽为齐王，但性子恬淡，不理政事，也不太出席什么宴会，也许只有他府中的阮儿姐姐，才是四哥唯一在意的。

“你急什么。”她将一对金滴耳坠戴到我的另两只耳洞上，“还是阮儿想着你，知你四个耳洞，便又配了这两只金滴耳坠。”寞云在一旁，将手中的锦盒藏到了身后。

“小妮子，我的礼物呢？”我在铜镜里看到了她的动作。她这才扭捏地将锦盒给我，“我的，只是一只……”“好漂亮的象牙镂花小圆镜！”我打开锦盒，抢先道，说完就忙照着刚刚戴上的耳坠，“我上次说喜欢，你还就真送我了。”

寞云刚才的担忧一扫而光，只上来抢这小镜子，“你说你喜欢，我勉强割爱的，你要是欺负我，我就收回去。”“小气鬼！”我站起，将镜子举起来。我身量比寞云高些，她是抢不到的。“公主，大皇子来了。”寞云的侍婢春深来报。寞云本就已与大哥交好，听到这话，忙丢下我与二姐，去见大哥了。

二姐把我又弄歪的发钗扶正，“你啊，就知道护着寞云。”我将那小圆镜放到妆台上，“就像你与三哥四哥护着我一样啊。”“大哥都来了，兴儿又病着，你不怕待客不周？”“有三哥呢，他对我这浣雪宫，比他封王前住的青阳殿还熟悉，定不会的。”二姐在我身后笑靥如花，“这个小丫头，笨的是你，聪明的也是你。”

至于大哥秦王承昭送了首饰，五哥吴王沐昭只送来寿礼，本人并未露面，便是今日午后的事了。

时光到了六月八日夜，我记得，窗外的闪电将天空划开了一个又一个大口子，于是天空的泪水便无法控制地砸向了人间。殿内，六哥在病榻上，连坐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太医也都束手无策。我站在床边，猜不到将要发生什么，只是有种莫名的冷，好像我的心也被闪电撕扯着。我记得，六哥在父皇怀里显得好小，在明黄色的衬托下他显得更加苍白，孱弱得都不像以前的他了，那双璀璨的眸子，都黯淡了。

“父皇，儿臣不孝，无法再陪您了。只是寂雪，她还那么小，请您好好照顾她，不要让她受伤。”他似乎是这样的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正当我尝试去理解他话中含义的时候，一声滚雷，六哥的眼睛就永远闭上了，无